



## 楊子霈

出生：民國六十八年生

學歷：研究所

現職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班一年級

曾發表之作品：「出租愛情的刑場」、「拼圖」、「雙人馬戲團」、「葛哈絲海岸」、「髮中劇場」

獲獎紀錄：師大長干文學獎短篇小說優選、種短篇優選、聯合報文學咖啡屋網路小說大競寫作品入選

# 短篇小說 佳作 穿越之前，飛行之後

## 創作理念

想以最單純的形式，去探討一些最深沉的命題，比如：藝術和生活的關係，愛情和創作的複雜糾葛，創作者的孤零絕境……等等。在這個小說形式已被實驗殆盡的年代，回歸人生的基本課題、深刻剖析人生困境，我想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我放筆看思維能走多遠，試驗自己能否也把獨白小說寫得很精采，當然這篇小說也是我在經歷不同人生階段時，不斷修改而成。這也是我生命中一片很重要的結晶。

因此，詩情與哲思，是我編織這篇作品的最主要基調。

## 穿越之前，飛行之後

### 1、給導演 M 的一封信

很抱歉，這齣戲我沒辦法再演下去了。雖然離演出只剩不到一週的時間；雖然我們的合作默契已達十二年；雖然我的戲份是全劇最重的，但我還是堅決地，要求退出。

不是因為你，不是，不要說是否因為你太專制，一個導演不專制沒辦法導出好戲。在劇場裡每個人都必須專制，對自己的工作；同時也必須民主，對別人的意見。當然也不是因為我太累了，我曾經整整兩天兩夜沒睡覺，演出當天依舊一點錯也沒有地演完整齣戲碼。「累」之於我，是一個瀕臨絕種的名詞。灰心？我會因為灰心而退卻的，難道你還不了解我嗎？

都不是。那，為什麼要退呢？尤其在這個節骨眼上。你略帶惱怒地問，雖然你的外表平靜。我知道你總是這樣，總是不斷地去想事情該怎麼解決，而不讓情緒誤了事，你的聲音迫切而偏執，如一個面臨眾叛的君王，你的話語總是那麼哀婉動人，彷彿每一個字都是從內心深處滾動出來，帶著濃濃的欲求，讓人沒辦法拒絕。

演了十二年你的戲，我們的名字早就被所有人的記憶紐帶繫在一起，再也分不開了。節目單上總是有你就有我，我是你密不可分的影子，即使在沒有光的所在，我們依然藉著一致的信仰緊緊靠攏，一齊等待光環再度沐浴。你熟悉我身體的每一吋質地和節奏，然而你依舊像個深入大陸的探險家，野心勃勃地要開發未知的地帶；而我懂得你每一個手勢，理解你的每一句暗示和比喻，像一個能解出一切暗語且反應靈敏的密探。我們是唇與齒，潮汐和

月亮，鑰匙和鎖，我們是一組互為解釋的轉注詞。

沒有誰能真正翻譯我們，除了我們自己。

燈光師下午要和你研究 Cue 點，你必須在上午把第二十三場排完。我知道，但我真的無法再演下去了，親愛的 M，我不是在鬧情緒，而是必須逐漸地淡出劇場……

儘管我從未真正進入過。

你仍耐心地勸說，你已碰過太多這種情形，心灰意冷的演員，為錢而背棄你的工作人員，發生意外的伙伴，在演出前一天，甚至演出當天，突然跟你宣告他們無法參與演出了。太多人不尊重這個舞台，他們以為不過是一齣戲。你侃侃述說，企圖再喚起我的職業道德。你真的駭到了，連我也會這麼慫頹不負責任，這世界到底怎麼回事？

我們在一起經歷了許多事。

你定定地看著我，冒出了這一句。是的但那都過去了，親愛的 M。我要怎麼解釋你才能理解呢？尤其在背負那麼多沉重的過去之後。忽然覺得好奇怪，在談到做戲這件事時我們之間幾乎不需任何言語就能溝通，然而談到不做戲，那就無論費多少唇舌都無法讓對方信服。為什麼要做戲？你詫異地瞪視我，好困惑一切又回到了原點，回到十二年前的冬天，我們初進劇場的青澀時代。

## 2、給二十歲自己的一封信

燈光五秒請準備。

妳站在後台 Stand by，太厚的戲服裹得妳透不過氣，汗氣蒸潤著妳年輕的身軀，一滴滴汗筆直劃過塗滿厚厚底粉的臉龐，你十分擔心頭上的假髮會不會因汗水而滑落，你們太窮無法訂做戲服，只好從地攤找能湊夥的便宜貨，

看上某件大衣的領子，又覺得某件上衣也不錯，於是套著穿，演出前一天才真正穿戴服上場，發現太厚，可是一切都來不及了。

但什麼也沒能阻止妳的熱情，妳仍努力集中思緒，找尋多年以前的傷痛記憶，調節呼吸，使自己成爲一支蓄勢待發的箭，燈亮之後，妳就再也不是妳自己了。

每沒入一吋光暈妳就褪掉一瓣現實的自我，妳必須是一個失去孩子的女人，夜夜在公園裡晃盪如幽靈；妳在上場五秒後必須尖叫，拋出的聲音要讓最後一排觀眾都聽得到，最好是久久迴盪在曠冷的戲院裡，悚動每一個觀眾的心。黑闇中一隻隻晶亮的眼睛如獸，餓渴地撕扯妳的形影，他們的呼吸颯風一樣猛地飄過來，震得妳的心臟撲通撲通直跳，妳感到自己閃爍著十克拉的光，忘情地扭動妳的肢體；頭頂有光，妳的身體也在發光，妳瀕泳在暈黃的燈光中像一尾悠游大海的魚，十分輕巧地躍出海面，引起岸上人們的一陣驚嘆……

閉幕時，妳在轟然的掌聲中和自己立誓，一輩子都要待在劇場，只有這裡才是最適合妳的場域，妳覺得自己似乎是專爲劇場量身打造的，妳要種植在這裡，永遠永遠。

於是妳毅然放棄原有的工作，加入劇團，和男友分手。他十分不能理解妳的一舉一動，以爲妳正逐漸走火入魔。他只能當妳的觀眾，妳輕蔑地覺得，他將被妳拋在身後，永遠趕不上妳。妳忽然對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嫌惡，因爲妳對自己的才氣有一種近乎宗教的相信，妳沒有辦法捨棄才氣跟他去結婚養孩子，妳注定要當一個傑出的演員，沒有掌聲的日子妳活不下去。

妳一向如此，自己決定一切事情，一旦決定了就毫無掛慮地去做。多苦的日子妳都過得下去，妳必須開發自己身體的極限，精準控制它像操作機器。妳喜歡妳自己的身體，它是如此地苗條和優雅，靈活輕巧得像貓，又強韌如



橡皮，節奏感和音樂親密得如膠似漆。妳正年輕，能倒立著行走五十步，雙腳可以劈直如下午六點的時針和分針，翻斜斗不眨眼。妳喜歡自己的臉，五官姣好，在舞台光下挑剔不出絲毫缺點。妳更喜歡自己的聲音，清亮而充滿表情，妳的咬字清晰富說服力，妳正年輕。明天之於妳是一張會笑的臉。

雖然妳在排戲之餘還得去給人家端盤子；妳得受爛劇本的擺佈，背誦許多白痴台詞而引來觀眾的訕笑；有時妳得聆聽導演的怒罵，或者演出一場只有三個觀眾的戲；假日回家還被母親逼著去相親；分手男友威脅妳要去自殺；同行的嫉妒化身為流言飄進妳的耳裡；製作人對妳意淫許久，淫穢的目光一路尾隨妳至夢裡；被負面的劇評刮得遍體鱗傷……然而這些，都不是妳最恐懼的。妳最害怕的還是自己，害怕自己會呈現完完全全的枯竭狀態，害怕自己再也無法往前突破。很長一段時間妳為自己沒辦法再往前走一步而日夜焦心，甚而想仰藥輕生，妳好怕，當既有的信仰解體了，明天，又將如何走下去呢？

妳惶惶猶疑著，像一隻找不到殼的寄居蟹，蠢蠢盲動，就在這時妳遇見了M，一個和妳一樣精力充沛而創造力十足的年輕人。妳甚至覺得世界上再也沒有比妳們兩人更孤獨更相像的了，妳們像一對學生孤兒，自然而然就在一起了，儘管M需要的是男人的身體，儘管他不能對妳作出什麼愛情的承諾。

有了M以後，世界突然明亮起來了。如此相像的兩人合作起來，竟恍如大力士參孫，瓶頸的魔咒被一一敲碎，妳再也不用忍受低俗劇本的綁縛了。M絕頂聰明，更重要的是他絕不自限，妳們瘋狂投入一次又一次實驗，妳自己都目眩神搖的嶄新創作，一次又一次，要逼近自己的極限。妳甘之如飴，妳們釋放出的能量引起大家的重視，也吸引很多磁場相近的人靠過來。妳們陷入熱戀，對工作的熱戀和對彼此的愛戀；妳們穿著肖似，同食同寢，妳們愛撫彼此，試圖做愛，但M就是沒辦法，儘管他是如此地愛妳。無法消蝕的

熱情燒得更熾烈更絕望，像在鋼索上踏著腳尖接吻，無法平衡的灼熱慾望隨時會使你們跌入萬劫不復的深淵。

你隱約覺得不對，或許你只是太害怕，害怕被背叛害怕失去他，因為M依然和許多不同的男人睡覺，雖然他已盡量避免讓你知道，而且不斷宣稱他對他們沒有感情。這樣的事實還是挫傷你的自尊，儘管M一再強調並非你不美好。那麼是為什麼呢？你絕望地詢問，M躲開你的眼睛，他的身上有太多不堪的過去，那些是你碰不得的，連他自己都避免去碰。

無法消融的邊界一直存在，界線之後到底是什麼樣無法開放的黑暗呢？為何他的作品老是這樣激狂暴亂，儘管表面上極其優雅平和？你不解地讀著M，並每每在接聽他那些一聽就是說謊的電話，或者從他衣物上嗅到狂歡的痕跡時，感到一陣陣雞心刺骨地痛。

其實真正的斷裂也許是，你在狂熱愛慕M時，又難掩對他的隱隱憤怒。無論導戲或愛人，他都顯得過於瘋狂和專斷，更可怕的是，他總是以理性平和的姿態對人專斷。表面上他很溫和，從沒放棄跟你溝通，但溝通到後來，什麼都是依他意思的。他教導你、定義你、成就你，而你似乎永遠只能是他的演員；或許因為愛你，他對你加倍地嚴厲和專制，你每每和他爭執，又不忍看他難過，往往爭不到兩句便妥協，卻又覺得不對，自己的東西似乎被一點一點吞噬掉了。

更何況，你一向那麼重視他對你的評價，他的批駁從來就是比任何批評家更能讓你震動。他是圓心、是定點、是假想敵、是監視器，裝在你的腦子裡，依順或反抗，都是依照他的存在而行。

你感到窒息，像被鐵條深深箝依柔軟的心，陷入前所未有的狂亂中，甚至懷疑自己真的認識他而且愛他嗎？如果是愛，為何又這麼容易被說服，這麼無法相知相惜呢？你只是想逃，卻又不願失去他。或許僅僅是不願失去

吧！妳對這樣的愛情感到可笑。

最後妳還是逃開了，M 第一次這樣激狂，他不明瞭哪裡出了問題。連妳自己一時間也弄不清楚。妳只知道妳不想再被他導演，儘管妳也深深影響他的創作。妳只覺得表演不是他說的那樣，而且這並不是溝通就能解決的，根本只要他還存在生活中妳就擺脫不掉他的影響。

不過妳也提不出什麼能使他信服的解釋，沈默是妳唯一能給他的，妳只是匆匆搬出和他同居的公寓。

M 一開始很不能接受，他始終不知妳的真正想法。想念將你們倆層層封住，那樣的絕望令人喘不過氣來。很多很多次，在 M 拼命敲門又得不到回應而失望離去時，妳都很自己恨到快要發瘋，聽著逐漸離去的轟隆機車聲，感到自己一片一片被震碎。為何總是這樣一意孤行呢？這樣的偏強要傷害多少人呢？表演真的那麼重要嗎？

他在妳的答錄機裡留下最哀淒的哭號，還有最沉痛的嘶吼，朋友們都不知妳們之間怎麼了，只是盛傳 M 酗酒猛抽煙，崩潰得不像樣。妳以驚人的意志力抑制自己不去看 M 如何驚天動地的自毀，妳要自己去習慣沒有 M 的日子。

然而妳也不好過，自己的表演，到底是什麼呢？妳和別人進行合作，卻感到莫名地疏離和不適應，劇場對妳，竟像整個地失去暖光了，妳再也跳躍不起來，被無止盡的憂鬱重重壓傷。

M 到底是聰明人，自殘了一陣後就振作了，復出之作竟非常清新有禪意。好陌生的人！妳坐在台下看得冷汗直冒，甚至懷疑他是不是當和尚去了。後來隱約知道他另外有了男人，幾次在劇場裡都遇見他們。

妳陷入極度的低潮中，深深感到自己被人背叛了，原有的傷口被狠狠切開，血淋淋的記憶鮮活躍出，劇痛又隆隆響起，刀一樣割過每一吋知覺。妳恨自己為何不堅持愛他，又恨他為何總是那樣無法溝通？

是錯過嗎？還是始終有無法交集的地方？還是在應該跳車的時候，有人沒跳車，就沒有會合了？

你的演藝事業一無進步，幾場表演下來的風評都不太好，儘管你已經盡力去思索和改變了。M 對你的影響太深，也許是太年輕時就碰到他吧！你們縱然有始終無法溝通的地方，卻也自行發展出許多共同的意念和語言。你不願一一去檢視或挖開，對你而言那太珍貴也太痛苦了……然而這樣你又如何能發展出全新的表演風格？

還有可能是因為劇本不適合。M 的劇本多半為你而寫，依循那些他自以為是的，對你的概念。那是誘惑也是束縛，你變得非常自我，不太看別人，只是不停挖掘自己，依照自己的特質去塑造角色，形成一種獨有的氣韻和風格，很有魅力也很幽閉，在劇場界裡獨樹一格。但這些都是，必須在 M 的戲劇裡才會散發出來的。

所以你感到如此地需要 M，還是逃不出他的畫布……也許你生命基調就是如此。對過去，無論是愛或傷害，你都想再留住一些什麼，不然你真的是空了。你渴望見到 M，即使只是一句冷淡的道別也好。

然後你去找 M，受到他出人意表的親切接待，但兩個人也只是斯斯文文的說話，透著股冷意。是那種極度痛苦之後的麻木，帶有許多玻璃渣的。

於是你知道，過去的關係是再也不可能回復了，你悵然若失，新的時代再也沒有激情，沒有信仰，雖然搞劇場的人又比過去增加許多。M 倒是很看得開，甚至提出重新合作的計劃。你也就接受了，再怎麼樣，靠近 M 總是溫暖些，你忽然覺得自己像一個怕冷的老婆子。

好羨慕你，二十歲的你，那麼年輕有活力，還有那對什麼都不感到懷疑的天真。你真的從沒打心裡畏懼過嗎？現在的我，時常會從內心深處打寒顫，難道是逐漸衰老的緣故嗎？我總感到力不從心。我抱怨環境，抱怨劇團體制不

佳，抱怨M沒有進步，老是憑著他的錯誤觀念自以為是地做戲。我不想再這樣飄泊下去，收入不固定，工作時間特長，一段時間不做戲就沒人認識妳。新出道的那些年輕人個個唯利是圖，早早就被商業體制收編……怨天怨地的同時，恐懼像逐漸融解的冰河，一點一點在心底化開，甚至在演出時我也會忽然恍神，以前這種現象就像在沙漠裡發現船一樣不可能，但現在它如影隨形地跟過來，像咒語般緊緊纏著我不放。我無法對M訴說，我們之間橫互著一個巨大的斷裂，卻被我們諱莫如深地躍過，從此再也沒有復合的可能。我和他漸行漸遠，像兩條交會而又各自錯開的鐵道，分別通往不同的國度，上一個車站越漂越遠，下一個車站又遙遙無期，我在寂寞不可知的旅途上，任悲傷一吋一吋咬噬。

燈光五秒請準備。

我站在後台Stand by，空無乾涸如一只透明的保特瓶，兀自漂浮在即將要潛進的情境之上，再也溶不進去。親愛的，多年以前的妳，怎麼可能散發出那麼高的熱度，在面對妳全然不知的黑暗之前？現在，我只能退到觀眾席，默默看著妳，帶著已經萎謝的夢。

我必須逐漸地淡出劇場，儘管我從未真正進入過……

### 3、給不知名觀眾們的一封信

戲馬上就開演。你們坐在漆黑的劇場裡，好奇地望著空蕩蕩的舞台，你們交頭接耳，莫名的興奮敲擊胸口，也許是因為闖入一個異質的空間裡吧！這小而黑闇的空間裡充滿了可能性，各種細微的想像都會在這裡爆炸。節目單的名字輕叩著記憶，簡介文字開始撥弄你們的思緒，你們是這樣欣喜地接受這撫弄，如同被彈奏的豎琴；也這樣自在地投入你們的想像，豐厚這沒有你們就不存在的戲。真正的開演從這樣的等待就已開始。



# 【短篇小說】

▲ 爲什麼來看戲呢？劇場是一個讓人療傷的地方，也是一個容易使人受傷的地方。

▲ 多年以來，我觀察你們每一個，揣想你們在生活中的種種情狀，吃飯的時候、悲傷的時候、和家人分離的時候或者喜樂的時候；揣想你們說話的腔調、手勢的弧度、慣有的神情和行走的姿態；我總是坦然地被你們觀看著，既感到你們的存在又近乎全然沒有。很多時候我是自戀的，你們的觀看成就了我，那一瞬間我總感到愉悅，因我能這樣準確地掌握到角色身體的旋律，吸引你們所有人的注意，得到所有人的愛戀；很多時候我是耽溺的，耽溺在關於角色的想像裡，還有我被激發出的情感裡。時常感到角色無所不在，我窺伺她、模仿她，她也觀看著我、指導我還有哪裡沒做到。我總耽溺在這種扮演的樂趣裡，無法自拔。

有時會算算自己演過什麼角色：妓女、單親媽媽、謝雪紅、蠻不在乎的跳家少女、老是夢見自己是貓的鋼琴師、弑父又戀父的亂倫倖存者、被愛又被棄絕的奧菲莉亞，還有一大堆後來都不復記憶的角色。我時常驚異原來你們是這樣生活的，每一次的扮演中我感覺到你們生命的力度，經歷你們的苦難，如同愛情一樣，我讓你們佔據我，銷融一部份的我自己和你們合而爲一，然後分開，我又回來了，我還是我。

我自己的生活在很單純，排戲、演戲、看戲、在學院裡兼職教表演、偶爾和M吵吵架，或者和幾個來去不定的情人談著熱度不甚高的愛情。下了戲後我是極爲單調的一個人，平凡地生活——其實並不是什麼真正有質感的生活，因爲從沒賦與它質感過，我太忙碌了。我不識理財、不看新聞、不懂穿衣打扮、總是草草吃飯，從沒想過要家要小孩、也不解大家爲何要家要小孩、要買房要保險；世界對我越來越陌生，網路手機日本偶像劇鐵齒玉玲瓏……人們談的到底是什麼我真的不懂，我的生活像一支老歌，被快沒電的唱機播放

著，啾啾啞啞，老在那幾段打著旋，越不過去。

我的過於神聖的信仰，竟然使我淪落到這般滑稽可笑的地步。

但是，生活是什麼呢？過去我總是習慣以飛行的高度，去俯視世俗的生活，但現在，我忽然發現飛行顯得如此微不足道，因為你是怎麼也無法飛出生活的網羅。現實的生活，那麼混濁又那麼厚實，像一堵陷下去就難以拔出的泥淖；踏過泥淖之後，是否才能真正體會什麼是飛行？抑或就不再有想飛的慾望呢？

我一無所知，我的生活是冬日裡的陽光，燦爛奪目而沒有真實的溫度，我從未真正去體會什麼是真實的生活。

所以我怎能理解你們的生活？怎能自以為理解而專斷地代言？我不知道我愛的是不是你們，一向隔著舞台和你們的靈魂親吻，有一種穿不透的冰冷，始終無法結合的哀傷。或許我愛的只是在你們眼中所反映出的我。或許我始終愛著的，是對「表演」本身不可名狀的美麗想像，我總是愛上愛情。

可能是這樣，所以總是不斷地在失去，從來沒有真正擁有過。因為總是不願面對現實生活的全貌，學習一些該有的妥協。連痛，也要具備悲劇英雄的姿態，傲慢而虛矯。

我適合表演嗎？也許就因為自認是為「表演」而生的，所以才無法真正理解什麼是表演吧！我不曾在舞台以外好好理解人生。

於是我感到這樣絕滅的荒寒。黑暗就這樣撲上來了，而且一直侵過來，冷到了心底，箝得死緊，幾乎讓人透不過氣來。沒有光，和一點生的可能……

雖然知道這是必要的懷疑的冷，我還是一直打寒噤。

我在幕起前便先行離開，再也忍受不了不斷失去的悲傷。或許我能用這樣的荒寒去抵禦更冷的荒寒，或許這樣的寂滅就是我最終的解答。我必須用這樣戛然而止的姿態，去思索我最後的謝幕，因為曾這樣虔誠地愛過你們和



M和我自己，虔誠到自己都沒懷疑過這樣的虔誠。我深深的戀人們啊！

我必須逐漸地淡出劇場，儘管我從未真正進入過……

【短篇小說】